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人类学经典选读

课程类型：通识课

开课学期：大三下

指导老师：代启福

学生姓名：黄琦

学生学号：20144735

所在学院：计算机学院

论文成绩：

教师评语：

**论《萨摩亚人的成年》中论证方法不严谨性**

众所周知，《萨摩亚人的成年》作为一本曾经风靡美国的人类学读本，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其作者玛格利亚·米德也因为这本书成为了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家。

但是，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奥立克·弗里曼在1983年出版了《玛格利亚·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所述，米德的结论存在根本性的错误。

弗里曼以严谨翔实的材料试图证明，米德对于萨摩亚人生活的田园诗般的描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误导，甚至是谎话。

弗里曼在萨摩亚人中做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与米德的描述大相径庭，坚持研究课题之后，真相浮出水面。原来，米德在当地调查时间仅为五个多月，她没有做到与当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谈不上参加他们的重要活动，严格说来，她的访谈资料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她找来若干个萨摩亚女孩，由她们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

弗里曼在《一个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中，对米德的结论逐条进行了反驳。但就米德的萨摩亚人研究而言，至少当事人决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见的理论所套牢，再加上调查方法有失严谨客观，这才铸成了弥天大错。

当然也有很多的结论也在试图去证明因为相隔二十年的时间，所以弗里曼再去调查时已经是全然不同的社会体系了，大量的原住民已经归依了基督教，当时的人也在试图掩盖自己以前的性事，得出的结论所以大相径庭。

这种著名的历史争论我们且暂且不谈，因为社会科学的学术争论就如辩论一样，将会此起彼伏，却不会轻易消泯。由于社会科学本身研究方法的约束性，你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证伪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将搁置争议，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我们的玛格利亚·米德的研究方法上。这篇论文旨在用科学严谨的逻辑眼光，去看待《萨摩亚人的成年》书中存在的两个重要的论证不严谨问题。从而警醒正在从事我们人类学研究的人员，就以此为戒，吸取教训。

玛格利亚·米德试图寻找到一个反例来验证，当代西方社会青少年的叛逆，烦躁完全是文化性的因素，也就是试图将生物性因素从青少年叛逆的研究当中清除出去。而最终米德也成功找到了这样一个反例，即萨摩亚人的青少年期。

这种反例发是数学中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而它的使用情况也就是当研究对象在一个不可数尽范围内时且我们无法完全的穷举论证时，我们要论证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只需要举出一个反例即可。

首先，我们来看看作者的论证方法。作者的意图是想证明是文化性的影响青春期的形成，首先使用了两种方法。第一，证明生物性理论是错误的；第二直接推出是文化影响的青春期的形成。那么，我们就算假设其第一个论证已经没有问题，也就是作者这一本书证明了萨摩亚人并没有青春期困扰，但是这也证明不了我们的社会青年的青春期时文化形成的，因为他们并不是对立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距可并不是因为文化的差距而形成的。首先宗教，经济，政治，这些影响作者根本就没有进行讨论。这完全不符合控制变量的科学实验的方法依据，像经济和生产力显著不同的现代社会文明直接被作者回避，再本书开始的时候说研究现代其他文明这样太麻烦，干脆研究其他的原始文明。这样做既简单又直接，这显然是不充分不可信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作者着重论证的第一个论点。也就是萨摩亚并没有所谓的青春期骚动。这也是我的困扰之一，因为作者极力归咎于文明，试图说明存在这么一个原始文明，他们并没有所谓的青春期问题。而这个有力的论证主要是性自由，小孩子随时可以远离父母，整个社会无欲无求，没有强烈的情感需求尤其是没有这么多的选择。我们且不说这么结论的真实性。因为人类学家的惯用伎俩就是使用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例子，而故意隐藏不利因素，这在人类学名著《金枝》用例选择上也可见一斑。所以对于它的这些结论我们暂且不论并假设作者已经经过了调查已经得出上述的结论。我们现在着眼的是我们通过这些已有的结论能否得出“萨摩亚年轻人并没有青春期困扰”这个问题。

其实，这并不能。这其实是作者的一个非常主观的判定，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根据作者书中所述可知，作者提前假设了一个前提:在复杂和多选择的社会环境下的青少年是不苦恼的。因为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所以直接推论得出萨摩亚的青少年是没有青春期烦恼的。

但是作者并没有证明它的假设条件是正确而且合理的，然后就下意识的认为这个是正确的。这并非是强词夺理或者故弄玄虚，我可以直接出一道辩论题，题目就是选择少苦恼还是选择多苦恼，可以预料这个辩论双方是有的辩论的，而不是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所以这个假设前提作者都并不是，就更要提这个三段论论证的结论的正确性了。

并且还有一点也是《萨摩亚人的成年》并没有讨论到的。作者仅仅讨论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青春期是人类的本性，都有。另一种是，青春期不是人类的生物性决定的，而是，西方的文化生成的。但是还有其他的情况，例如青春期是人类的本性，但是萨摩亚文化恰好隐藏了它。

虽然这个假设说明了后天文化对人有影响，但是确实也并不是我们的作者所要论证的问题。还有研究本身是群体，但是作者取样研究仅仅数十个体。并不能体现什么。

综上所诉，就算玛格利亚·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描述全是事实，但是其运用的论证方法，并不严谨可靠，缺乏信服力。